

美术

纵横

第一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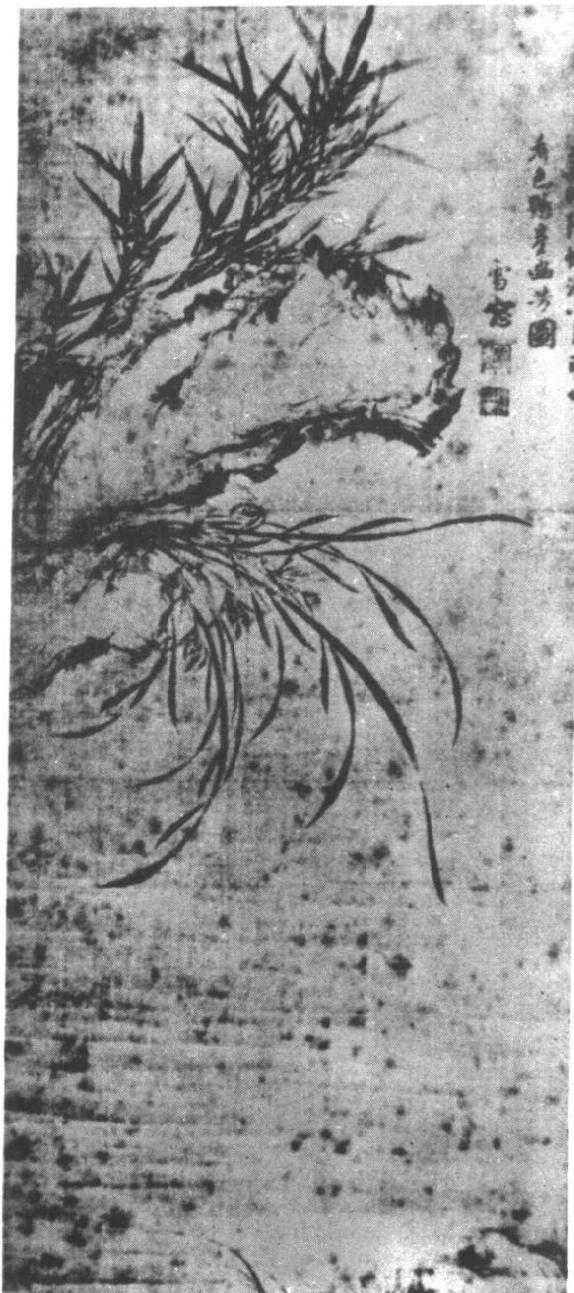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二年二月

美·术·史·论·丛·编



阿罗汉图
传（元）蔡山作

横滨 原富太郎氏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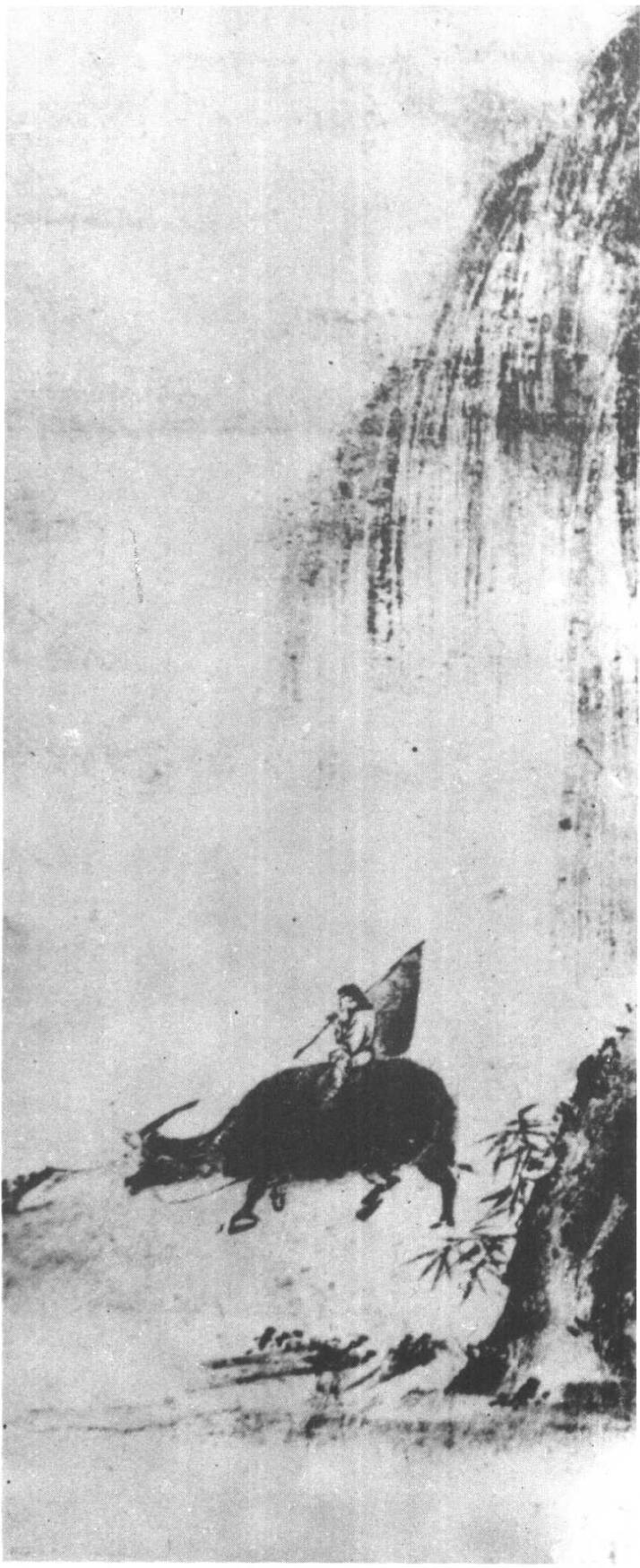
兰竹图（二幅） （元）雪 窓作 日本皇室御物



竹石图 传（元）檀芝瑞作

东京 马越恭平氏藏

一山
翁仲論
一善斜与曲
松竹古石傍
綠壁輕烟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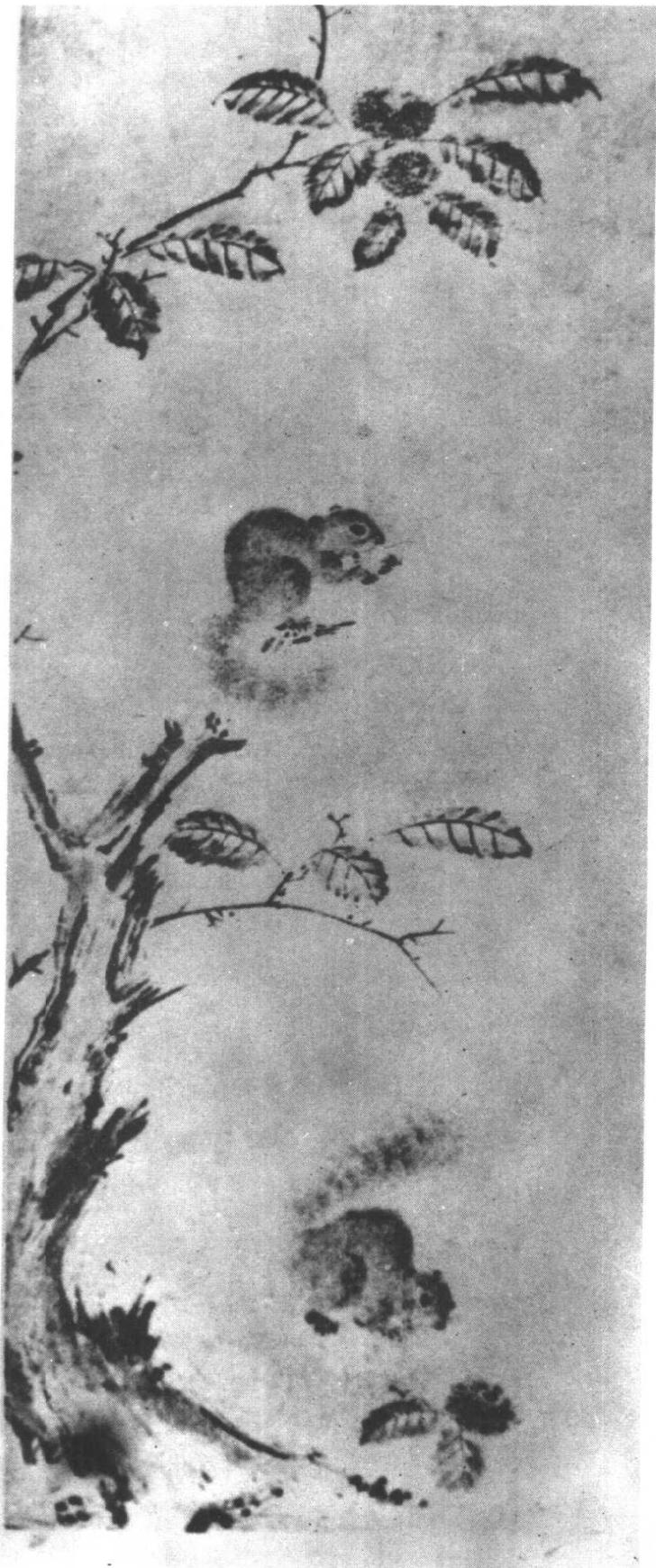


牧牛图（一）传（元）张芳汝作

团琢磨男爵藏

牧牛图（二） 传（元）张芳汝作





栗鼠图 传(元)用田作

黑田长成侯爵藏

海外遗珠专辑

夏景山水图 传(元)高然晖作

京都 金地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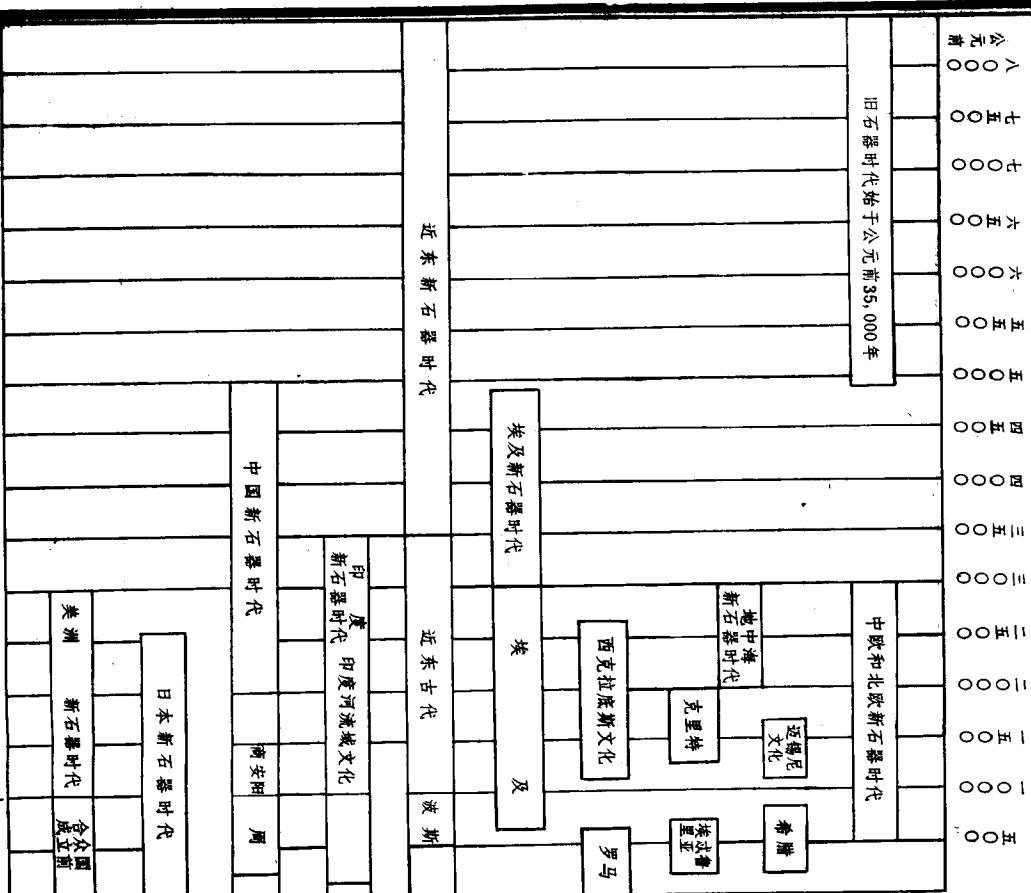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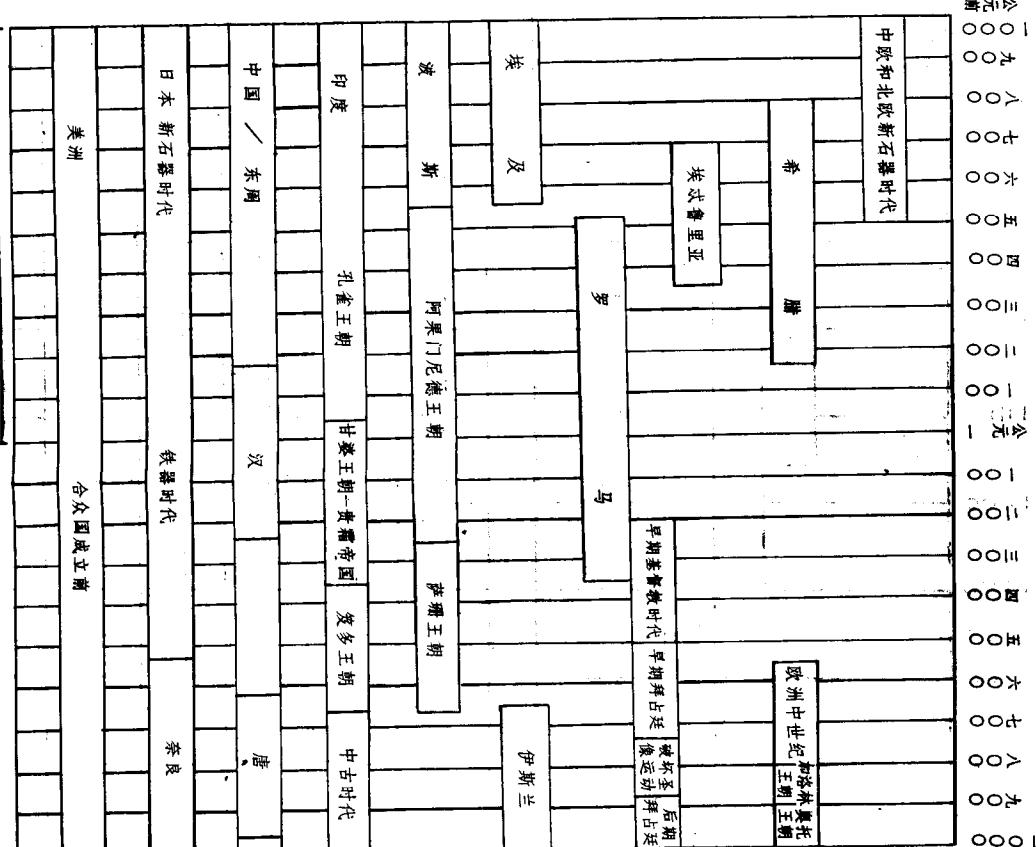
水墨山水图 传（元）高然晖作 酒井忠克伯爵藏

美术史年代对照表

I 公元前8000—公元1(五百年为一单元)



II 公元前1000—公元1000 (一百年为一单元)



美术纵横

· 美术史论丛编 ·

第一辑
一九八二年一月

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分会编



第一辑 目次

● 编者的话	[4]
艺坛评论	
关于印象派	刘汝醴 [5]
中国没有书法家吗?	祝 嘉 [12]
国画的路子	白 戈 [14]
革命美术史料:	
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前后	许幸之 [16]
原始艺术	
欧洲原始艺术	刘百余 [36]
论原始美术中的“手形”问题	再 萌 [57]
纺轮的启示	张道一 [65]
试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器皿造型	吴 山 [74]
扬州画派	
清代扬州画派述	薛 锋 [94]
“扬州八怪”的艺术风格	陈大羽 [104]
试谈“扬州八怪”的题画艺术	许莘农 [117]
边寿民三题	白坚 丁志安 [127]
郑板桥绘画作品年表	周积寅 [134]
画家传记	
乔托	[美国] 亨利·托马斯、达约·李·托马斯著 黄鹂译 [150]
芬奇	[意大利] 乔吉奥·瓦萨里著 刘明毅译 [160]
提香	[美国] 亨利·托马斯、达约·李·托马斯著 唐伯祥译 [176]
书法	
从《孟君墓志》的出土论王派真书的流变	侯镜昶 [189]
包世臣及论书	黄养辉 [204]
龚自珍的书学	金启华 [214]

谈艺录 情韵—油画民族化之本 马鸿增[224]

古代 从《平江图》石刻看

建筑 宋平江府城的建筑与规划 蔡述传[230]

明画史料 朱元璋对画家的迫害 张中权[243]

调查研究 中国古代名迹在日本 百斋[261]

画页 · 海外遗珠专辑 ·
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夏景山水图 | 传(元)高然晖 | 269 |
| 水墨山水图 | 传(元)高然晖 | 270 |
| 阿罗汉图 | 传(元)蔡山 | 271 |
| 兰竹图(一) | 传(元)雪窗 | 272 |
| 兰竹图(二) | 传(元)雪窗 | 273 |
| 竹石图 | 传(元)檀芝瑞 | 274 |
| 牧牛图(一) | 传(元)张芳汝 | 275 |
| 牧牛图(二) | 传(元)张芳汝 | 276 |
| 栗鼠图 | 传(元)用田 | 277 |

● **附：世界美术史年代对照表**

装帧设计：易道

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分会编辑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常州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8.375 插页 5

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8100·036 定价 0.78元

南京大庆路金陵书画社办理函购

编·者·的·话

《美术纵横》是专为美术史论工作者开辟的园地。凡有关美术——绘画、书法、金石、雕塑、建筑、工艺……等的理论探索，不论古今中外，史论理法，都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。

我们选辑的文章，不强求观点一致，不拘泥文风归于一格。条分缕析的论著也好，从容不迫的随笔漫谈也好，只要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都将在这里得到争鸣的机会。

八十年代是“大有作为”的年代，是艺术研究大踏步前进的年代。随着思想解放的同时，“放眼世界”的窗子已经打开。因此认真介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，是这个读物的中心任务。

《纵横》是编者、作者、读者共有的园地，希望得到美术理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协力垦殖和灌溉。



关于印象派

刘汝醴

印象派是法国重要的艺术流派之一，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的年代里，成了法国艺术的主流。印象派的画家们，以其探索阳光和色彩奥秘的眼睛，描写了自然界的光色幻变以及他们所见到的那一部分欢乐生活。辉煌灿烂，情趣谐和，开拓了欧洲绘画的新世纪。

这位来自西方的“客人”，到我国之后，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。对于它既没有作详尽的介绍，也未曾有过深入的研究。捧者自捧，骂者自骂。因此它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是模糊的，对于它的认识是混乱的。特别在四害横行的十年间，印象派被目为颓废堕落美术的代表。

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之后，印象派也得到平反的机会，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好多篇文章，改正了过去对印象派不恰当的看法。但舆论界的情况是复杂的，对印象派的看法仍有分歧。这倒不值得大惊小怪。可是正在对印象派重新估价的同时，也出现了态度轻率的恶评，甚至无中生有地，无限上纲地把印象派的罪状，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1980年《××》第三期上，刊载了一篇署名“本刊特约评论员”的文章，题目是《谈谈文艺界的思想解放问题》。其中有这

样一段话：

“有个别人一听说思想解放，就认为什么原则立场也不讲求了，根本不考虑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，置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，就是一个劲的‘自我’膨胀：我要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要写什么就写什么。谁要是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就说你阻碍思想解放，是‘长官意志，是压制民主自由’。……有的甚至把现代印象派的绘画，西方下等酒吧间的黄色歌曲，宣传黄色和恐怖的电影和小说，还有摇摆舞等等低级趣味的货色，都当作宝贝，大加欣赏，到处推销。……”（重点是引者所加）

《××》是我国权威性的杂志，它的一言一语，对全国各项工作，带有指导性的意义。这位特约评论员的言论，很值得我们注意。

这篇文章已经引起过反响了。那是预料得到的。因为我们相信，在国内认真从事于外国美术研究的同志是不少的。

1980年《读书》第五期上发表了吴甲丰同志的文章：《什么叫做现代印象派的绘画？》，对这位作者提出了责疑。这里把吴甲丰同志文章的最后两节，转述如下：

“据我所知，自从二十世纪初期直到现在，西方的确涌现了许多美术流派，名目之多，使人有应接不暇之感。其中比较重要的有：野兽派，表现派，立体派，未来派，达达派，超现实主义，抽象派（其中还有许多支流），流行艺术，光效用艺术，超级现实主义……等等，等等。可就是没有个‘现代印象派’，因为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美术家的心目中，这个距今一百年左右的‘印象派’，早已过时了。”

“根据上述情况，我就不大明白，这位同志所说的‘现代印象派的绘画’究竟何所指？近年来在我国又怎样被人‘当作宝贝，大加欣赏，到处推销’？诚如这位同志所说，我们都必须坚持四项

基本原则，说话，写文章必须‘考虑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。我体会如果要真正坚持原则，首先必须有一点‘实事求是’的精神，也就是通常说的‘摆事实，讲道理。’本着这种精神，我现在把我的疑问很坦率地提出来，向这位同志询问一下，盼望他能够给一个明确的回答。”

据悉，这位作者对此提问，没有作出“明确的回答”，连一个含含糊糊的回答也没有，深以为憾。我们推想：这位评论员所诋毁的“现代印象派”指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法国印象主义。由于他对欧洲美术发展的情况，似乎没有作过深入调查，糊乱地把印象派列入于现在主义的队伍中去，从而又糊乱地制造出一个《现代印象派》的名目来，造成了研究界视听的混乱。我们认为吴甲丰同志的责疑是必要的。我们在这里还有所补充。

印象派从它发迹以来，一直在毁誉参半的舆论中完成它的任务。对它的责难，一直来自落后和进步的二个方面。落后的攻击首先来自学院主义的压力，拒绝展出印象派的作品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学院主义是没落的宫廷趣味的一部分，它的艺术风格是折衷主义的最后残余。另一方面袭来的批评，则是进步的社会舆论。

众所周知，法国近代艺术拥有光荣的革命传统。古典主义的伟大代表大卫（1748—1825）以他的新型历史画，为观众提供了古代英雄争取共和与自由的榜样，强化了反对布尔蓬王朝的文化武器。他的艺术，把公民性倾向推到革命英雄的高度。

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罗瓦（1798—1863）作为一个民主自由的战士，在七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，创作了《自由引导人民》，被看作民主思想和革命激情的表达者载入史册。

现实主义的独米埃（1808—1879）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家，他的画笔抗议过王军的屠杀和暴行，也揭露了资产阶级的